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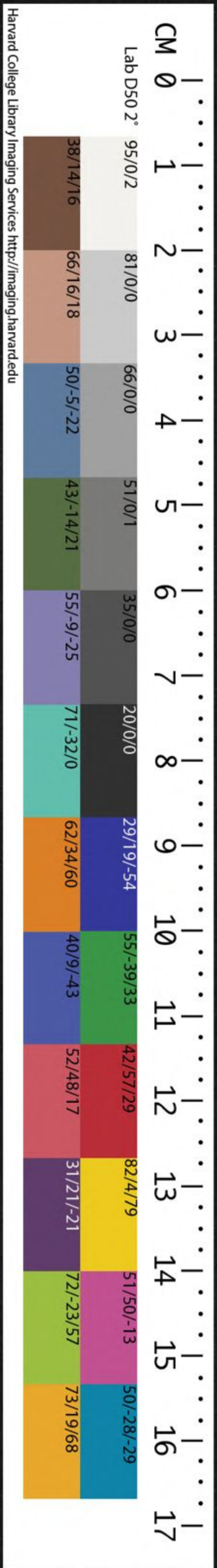
T2550/1166m(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5

漢書 一之三

高帝紀 上下
惠帝紀
高后紀



前漢書卷之一

漢

蘭

臺

令



固撰

明

史

官

長

洲

陳

仁錫評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謚法

馬師古曰邦之字曰國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沛應劭曰

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沛應劭曰

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邑耳方言高祖所

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

高帝紀間採羽傳而入之詳于帝紀而略于羽傳正班氏得體處

知邑繫於縣也○劉放曰予謂沛豐郡縣名史官用

漢事記姓劉氏

在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母媪曰文穎

前漢書

卷一上

高帝紀

一

與殷周之
先大略同

帝未定天
下已前耳
所聞身所
接無一人
可以入目
者雖欲不
以帝王自
許不可得
也三傑雖
若可人均
非凝重之
器無非吾

駕馭中物
至項羽不
過犬豕豺
狼謹避之
而入吾穿
中矣古來
得天下之
局至高周
而始變至
高帝而又
變其更神
妙者鴻門
之會擊天
下以與項
羽而得天
下愈固固
陵之期分
天下以與
韓彭而天
下愈合彌

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媪母別名音烏老
反師古曰媪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
下王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
奇騁博強為高祖父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
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
可知矣他嘗息大澤之陂師古曰遇會也是時雷電晦冥師
皆類此陂音反夢與神遇不期而會曰遇是時雷電晦冥師
也陂音反夢與神遇不期而會曰遇是時雷電晦冥師
曰晦冥皆謂暗也言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
大雷電而雲霧晝暗言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
而有娠康曰娠音娠身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
曰孟說震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遂產高祖高祖
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不作娠字遂產高祖高祖
為人隆準而龍顏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
權衡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
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

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為美須髯頰師古曰髯音人占反
之服音應說皆失之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宋祁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黧子吳
靖等刊誤以史記注為據刪去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師古曰豁然開大常有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
之貌音呼活反壯試吏用補吏曰試為泗上亭長亭古曰秦法十里一
也亭謂停留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廷中郡
旅宿食之館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廷中郡
定他皆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也俗謂老大
類此皆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也俗謂老大
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
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
之媪也武負武家之母也貫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
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
貫以為證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射陽其字作
猶銅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

留之際掌天下以與呂氏而劉氏乃安此種權術不從學問不經思勉密連大度中本來具足故張韓俱曰天授英雄隻眼看定可稱知已天授非天命也一種不容人到處乃謂天授

教語傳龍之神

英雄無可事見有何成

定其字以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為正音于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及見怪歲

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負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高祖常繇咸陽北應劭曰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秦所都繇

讀曰徭古通用字嘗縱觀秦皇帝師古曰咸陽秦所都繇

工喚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

息言其歎息之單父人呂公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

也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地單音善父音甫

客後遂家沛也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

曰以禮賀物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士進文穎曰主賦

帥也鄭氏曰主賦歛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

也字本作費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

進費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

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

者之財疑克會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師古曰令號令也大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師古曰

夫客之貴者總稱耳乃給為謁曰賀錢萬應劭曰給欺也

謂舊時也易輕乃給為謁曰賀錢萬應劭曰給欺也

也音弋豉反乃給為謁曰賀錢萬應劭曰給欺也

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實不持

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師古

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上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

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誦師古曰誦

重評史少
上坐看
下句似不可
少

後祿產滅
族實基于
此禍福相
倚不可力
爭

丘勿酒闌文穎曰闌言布也謂飲呂公因卧固留高
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相人多矣無如
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帝妾師古曰息生

之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

日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于貴人○朱子文曰欲

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于

順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

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呂公女即呂后

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

帝之姊也以其晁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

以曾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

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為謚也韋說失之○劉攽曰

子謂顏舉呂后言以明元非謚未必然也史家記事

或有如此追言謚者貫高欲謀叛與張敖言謂為高

祖公羊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為子白隱矣皆此類

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

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

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得當也賜告者

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

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

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

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譬二音並無別義固當

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呂后與兩

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鋪之師古曰鋪

原曰鋪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謂之鋪國語曰國中

童子無不鋪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殮以鋪之是也父

本請飲后因食之故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

言鋪也鋪音必胡反

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

曰言因有此相重復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

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

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

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

不當作似也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

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

亭長乃呂竹皮為冠今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

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

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

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者與

眾者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

為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筍皮謂筍上所解之籜耳

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筍皮中古之遺制也韋說

失之呂古託以時時冠之師古曰愛珍此冠及貴常冠

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

氏冠者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

即此冠師古曰驪戎國也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

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此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師古

重評插入
劉氏冠情
事雜出而
不枝

有

前漢書 卷一上 高帝紀 五

因毛本作困

重評易喜
易怒非英

雄也須知
史漢文章
著此形容
耳
自雷電晦
暝至季所
居上常有
雲氣錯雜
數事或以
相或以雲
摠言開天
之主不等
庸流

反胡更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辱之。師古曰。今書嫗因忽不見。師古苦字。或作咎咎擊也。音丑之反。而寤也。音功效反。告高祖。他皆類此。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寢寐。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負恃也。

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師古曰。厭也。音反。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遽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高祖又喜沛中子。豨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秋七月。陳

涉起。斬蘇林曰。斬音機。至陳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

怨秦。故涉因民之欲。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

前漢書 卷一上 高帝紀

言略地者若謂行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

而取之此語先為殺沛今寬地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

參曰師古曰曹參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

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

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謂師古曰劫衆不敢不聽乃令

樊噲召高祖師古曰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于是樊

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

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

高祖以自安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

同苦秦父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

今

重評呂公有見

人人自愛

其室家漢

天子獨不

敢自愛以

為天下除

暴又不取

自恃以誤

父老子弟

乃知狎侮

慢罵俱非

高帝本色

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

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令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

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沛令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

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

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今置將不善一

敗塗地師古曰敗塗地真正英雄不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

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不能完父

子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不能完父

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

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

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

祖數讓衆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此高祖乃立為沛公。

五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祠黃帝祭蚩

尤於沛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

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廢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

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

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沛廷沛縣之廷而

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而

鼓。應劭曰饗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饗呼為饗臣瓚曰

禮記及大戴禮有饗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許

慎云饗血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饗呼為饗為饗安在

其無祭事乎又古入新成鍾鼎亦必饗之豈取饗呼

為義應氏之說亦未旗幟皆赤。師古曰幟幟也音式

未也呼音火亞反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

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

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

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自立為齊王。韓廣自

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

至戲。應劭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

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

領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也是也。越鄭及華陰數百

里然始至湖西界應說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

凡批詳字皆史記所不載

二世元年摠言群雄發難義旗初起事

德作得

前漢書 卷一上 高帝紀

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

平其名也師古曰泗川郡二日出與戰破之今刺史

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

如淳曰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走至戚鄭氏曰

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

曰東海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

曰得者司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音人相抗至方

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

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

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文侯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也故世或言魏惠王復徙都大梁今梁儀縣大梁亭是

雍齒有此
大罪而高
帝封之捐
小忿而成
大謀古今
無兩

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師古

為侯因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及

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音師古偽曰為沛公攻豐不能取

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

趙後趙歇為趙王鄭氏曰歇音過絕之過蘇林曰歇

音當借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文穎曰秦嘉東

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

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鄉

號大司馬又不為寧縣君東陽寧君自一人秦嘉又

一人師古曰東陽寧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

漢興張本

其所屬縣名甯君在留留縣名曰沛公往從之道得張

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淳如

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師如淳曰尼章邯司馬屠相曰相

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破師古曰拔者

之言者拔樹木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合得九千人三

月攻下邑拔之邑師古曰下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

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

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為將凡十人沛公還

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

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

他皆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

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章邯破殺魏王

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

答齊王田儋於臨濟軍師古曰破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

三日以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

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

服虔曰師敗曰北章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

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

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

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

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

勞借音韋昭之徒並為妄矣

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

收散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左氏云：振，廢滯如說，是也。

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

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

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

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還攻外黃、外黃

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

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

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繯

繫於項，繯者，結礙也。繯，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繯

此處太史公着精神

項良非章邯敵也

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

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昫，怡師。呂臣

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

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時律歷廢，不知閏

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九月。師古曰：文說

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

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

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

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懷王并呂

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

名曰守，是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安

時改曰守，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安

大關目

重評羽生六國時決不降秦暗啞叱咤亦未可少

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是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頻妙反又匹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反悍音胡旦反妙反悍音胡旦反

謂

二世二年
摠叙起兵
入關事

道孟

重評數語有老將風
老將教語
遂定漢家
四百年之
最惜不傳
其名

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取如淳曰楚為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安有後陳王乎以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也康曰由碭至陽城與杠里也孟康曰二縣名江攻秦軍壁破其二軍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

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

尉曰都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

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韋昭曰栗沛郡

縣名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武侯也

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

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蓋者師古

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

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

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

兵降秦秦虜之遷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

建於河內遂滅齊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

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

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

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圍臣酈食其為里監門服虔

瓚曰陳留傳在雍丘西南酈食其為里監門服虔

歷異基蘇林曰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

監門門卒也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

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全

音據洗音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足下必

先典反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足下必

重評酈生
太倨知不
久矣

企

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將揚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

師古曰開封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馬

郡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齧大破

之揚熊走之滎陽師古曰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師古

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為徇言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

張良遂略韓地皆文潁曰河南新鄭南到潁川南北時

趙別將司馬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

攻平陰南魏文帝改名也屬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

不利從轅轅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至陽城收

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龔戰犇東師古曰讐縣名

昌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

之縣也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西出張良

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阻而自固以

敵距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

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而服

曰欲天疾明也文潁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

城矣晉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

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

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

記遲字作遼亦徐南陽守欲自剄鄭氏曰剄音姑鼻

緩之意也皆然其舍人陳恢曰文潁曰主廐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

有舍人師古曰舍人侍從左右之通稱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

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

迎如
侍作親

注遲未之下七本有
明字

因勢利導
此兵機亦
伯王術也

陵

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
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
約降師古曰共為要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
令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
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音力瑞反沛公曰善七月
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
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降降蘇林曰鯁音魚鯁
表戚鯁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為
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
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
陵所封也師古曰戚鯁初從即為郎以都尉守蘄城
非至丹水者晉說非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
安國侯者

開基張本
當入關之
時秦兵尚
強而章耶
以十萬之
師攻趙向
使秦兵應
之于內而
章耶擊之
于外子房
亦難為力
所以天授
者羽與章
邯相持而
沛公乃得

沛公乃得

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
番令故號曰番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躡躡之躡
君銷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
曰析酈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皆降所過毋得鹵掠
耳析縣今內鄉酈即菊潭縣也皆降所過毋得鹵掠
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秦民喜遣
與無同他皆類此掠音力勺反謂略奪也
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為雍王
取丘申陽下河南穎曰姓取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
傳取丘公申陽是取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八
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八
月沛公攻武關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入秦
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
與沛公中分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
關中之地

乘間而破之耳

秦三年摠叙入閔之事

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音堯峽山

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

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

多張旗幟過其人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

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

他皆類此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

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

繞峽關踰黃山鄭氏曰黃音匱蘇林曰黃音擊秦軍

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五星聚

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沛公

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茲

謂今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子嬰

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韉也係頸

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韉

弗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

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

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

取象竹節因以為名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

將命者持之以為信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

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師古曰屬委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

祖龍萬世之計竟如此了局

恨不令始皇一見

良

屢言沛公寬容寬大長者此指其實

重評語源機密是幹

息也。一曰舍樊噲。張會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

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

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音苛細也。誹謗者族耦

語者棄死。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

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

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

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

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

按堵如故。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覩。凡吾所以來

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

大事人

論

入閼教語與高周中伐之語雖近俗然平易近民雋永可味

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曰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

鄉邑告諭之。隨編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

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

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

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

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

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

縣。師古曰今柘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河謂函谷

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毋內諸侯軍。稍徵關

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

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

所

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
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
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

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
次父猶管仲為仲父

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

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

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是時羽兵四

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

增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

名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文穎

重評艱難
急遽中良
與伯語皆
中倫序

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良曰臣為

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

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

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籍吏民封府

庫待將軍師古曰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

將軍到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

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

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

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且人有大功

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

此大事漢書詳之帝紀為當

危然後安殷周之興大率皆然

見羽鴻門

孟濂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

謝曰臣與將軍戮

力攻秦

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彫反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

不自意先入

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

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

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

師古曰隙謂間也

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

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

師古曰動羽不應目以論之

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

師古曰不忍項羽從茅汝入

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

壽

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

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

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

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

車官屬

師古曰置留也師古曰不自隨

獨騎與樊噲靳彊滕公紀成步

從間道走軍

師古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

走謂趨向也服音是兵

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

在

師古曰安在何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謂視責也

脫身去間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謁辭苟自免故

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

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師古曰撞音丈江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

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

前漢書卷一上高帝紀

項羽無一語有人君之度

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今沛

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

得專主約左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本定天下諸將與

籍也春正月時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

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

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

當時謂之四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

耳他皆類此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

東東海兵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

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

西楚師古曰孟說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

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

曰即今之梁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

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章昭曰即周時司馬欣為

塞王章昭曰在長安東名挑林塞師古曰取河都櫟

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董翳為翟王文穎曰本上

羽以董翳為都高奴師古曰今楚將瑕丘申陽為河

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

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懷

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

本南郡改為臨江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番君吳芮

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故齊王建孫田安為

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

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荼如

也音大都薊師古曰薊即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

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今徙趙王歇為代王

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

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

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

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

從項羽在戲水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

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羽使

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文穎

曰楚子猶言楚人也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

蝕人漢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梁州之褒縣

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

謂之閣道今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

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漢王既至南鄭

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

謳音一多道亡還者鄭師古曰未至南韓信為治粟都

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齊師古曰

齊師古曰

齊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曰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

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故反劉放曰予謂王作如字何

害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

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

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

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三秦易許之計師古曰

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部署而置署留蕭何收巴蜀租

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孟康曰縣名屬武都出襲雍

雍王其初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

糧字毛本无

重評圖羽必并三秦

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又大

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

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

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與都怨而降楚六月

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因

以為縣今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

梁地趙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

東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

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

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

越

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

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

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

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

孟說。是也。音辭峻反。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

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

王吸出武關。甚佳。何故。麻。去。師古曰：歐音烏。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

南陽。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

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穎曰：郴縣名。

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綌。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

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

殺之為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

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

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陳

餘亦怨羽，獨不王巴。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以擊常

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

還。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

成信侯。漢王如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音式冉反。鎮撫關外父老

也。師古曰：鎮安。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

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

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

漢元年摠序沛公入關還定三秦事

史載間行二字真帝師所為皆黃石心訣也看成信二字則歸韓之日想亦心許沛公矣

先書十一
月事而後
書正月事
何茶亂至
此

漢王并關
中之後立
法行政規
橫宏遠史
臣詳載極
為得休

降者封萬戶師古曰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

上塞晉灼曰鼂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

地也秦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

田謂耕作也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郭齊人走

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

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

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

有罪得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

其賦役也音方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

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

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

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

制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

居河之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魏王豹降將兵

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修武陳平亡楚來

降漢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

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

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

有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

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鄭氏項羽為無

前漢書卷一上高帝紀

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諸天下之賊也夫仁

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

也已有仁天下歸之不用勇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

喪此為行仁義不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

為此東伐師古曰以為並音于偽反四海之內莫不

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

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哀臨三日

曰聚哭曰臨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

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

關

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

曰河南河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

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擊楚之殺

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

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

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

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

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

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

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

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

山之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

漢之破楚只是多方以悟之使其支悟不及羽翼盡剪而羽已為籠中之弊獸矣使羽得賢將應各困之兵而獨身以當沛公

不出一年
漢必散矣

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
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劉敞曰張耳
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
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 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

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

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

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

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師古曰睢

雖音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師古曰殺人既多填於睢

水圍漢王三帀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

晦師古曰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

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曾

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

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沛反

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況下

行為漢王也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

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

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其非也同

是人名更為異基審斷可知矣太后呂后本避楚軍而

反與之遇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

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

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

重評公等
碌、僅堪
璧上觀

前漢書 卷一上 高帝紀 三

羽可計破
難以兵碎
如縞素之
後有呂后
太公之厄
可知矣

騎

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虞城縣謂謁者隨何
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
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朱子
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况
既已曰說九江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
九江王布舉兵畔楚楚後當曰隨五月漢王屯滎陽蕭
何往說布果使畔楚楚後當曰隨五月漢王屯滎陽蕭
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
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
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
以下為罷廢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
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陳又曰年五十
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
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
言著名籍給公家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
徭役也服音是

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

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曰音冊

師古曰音築甬道屬河

應劭曰甬如街巷也鄭氏曰甬音踊

孟康曰教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有大倉魏

師古曰屬聯以取敖倉粟

孟康曰教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有大倉魏

孟康曰教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有大倉魏

王豹謁歸視親疾

師古曰謁請也親謂母也

至則絕河津反為楚

師古曰斷其津濟以六月漢王還櫟陽

立太子

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謂諸侯子

國入若上引水灌廢丘

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

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

○宋祁曰中地在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令祠官

令祠官

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

章邯不遇
項羽沛公
必不敗邯
亦才將也
惜乎羽有
邯而不能
用邯有才
而不事真
生

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關中詳大飢米斛萬錢師古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

直萬錢斛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

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

之以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皆類此食其往豹不聽

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

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

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小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

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

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河反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

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

北 不擊楚而擊楚之輔

上將代謀也

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兵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

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

今為縣師古斬陳餘增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

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

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問反布戰不

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

兵至成臯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

謀撓楚權服虔曰撓弱也師古曰音女教及其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

以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

因乏食而立六國后

何不絕楚糧道本事

或亦大錯

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

步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

也公漢王自謂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又問陳

平此即范大夫成之計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師古曰

音居寬反次下反間其音亦同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

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

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歿

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

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

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

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

以奔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

為之在左駢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應說

非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

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

公守滎陽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羽見

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

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因殺魏

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

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

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

謂趨嚮也音

前漢書 卷一上 高帝紀 七

奏次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

得韓河北趙地師古曰韓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

臣輯睦他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

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

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也與黥布

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

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

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

走令道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

垂夫已去羽之行惟漢是使矣

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

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趨讀曰促樛非漢王敵也

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并殺樛公而虜韓

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

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

事求奇辟達而已漢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

其義甚明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獨與

滕公共車出成臯王門張晏曰成北渡河宿小修武

晉灼曰在大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

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

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以除漢王得韓信軍復大

振八月臨南鄉師古曰鄉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

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

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曰綰音以絕綰結物

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糧師古曰所畜軍

積音子賜反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

越本無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

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師古曰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

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

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

漢三年紀
漢楚相守
榮陽成臯
間事

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

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

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楚諸將皆不及

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

古於成臯各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

破楚軍盡得楚國之玉偵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

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

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

金

室

羽技窮矣

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

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

聞羽至盡走險阻

師古曰走音奏

羽

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下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

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

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

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

師古曰數責其罪也音所具反

吾始

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

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

如淳曰卿

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

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

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羽當以救趙還報

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以救趙還報

曰前受命於懷王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

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

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

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私其財又彊殺秦降王

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

卿等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宋祁曰王

謂章卿等徙逐故主謂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

田市趙歇韓廣之屬謂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

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

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

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

以羽之暴而漢王數櫻其鋒吾所不解豈良平之疎耶抑帝之

重評為我帝發喪似公而私不如數罪堂堂正正然亦幾瀕危殆猶少含蓄

雄心不能自持耶

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
眾也捫音門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
中音竹仲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朱子文
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曰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母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
起行勞軍起音行臯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
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
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
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臯縣
宋祁曰欣自到汜上死矣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臯於此以欣舊都故示之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

英雄見事忠計

信

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權輕
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
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事○合○如○此○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
齊王亦○懷○師○疑○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

為筭賦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為治庫兵車馬北

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

師古曰貉在東北音莫容反漢王下令師古曰胡嫁反

他皆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喚反歛音力瞻

而歛尸於棺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四方歸心焉師古

仁愛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

楚漢所若大都在食

前漢書 卷一上 高帝紀 三

漢有何而楚無人此則得失之數

曰

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索隱曰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縣是始皇所鑿引河水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縣南為官渡水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師古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有一分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鄭氏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卷一終

前漢書卷之一下

高帝紀第一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及已解於上

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

也師古曰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劉放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

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

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

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共有天下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宜然也若王能與

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齊王信之立非

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謂為假王彭越

請

司馬氏于即位之後紀事多略而班氏獨詳深仁厚澤炳然可見莫足補子長之缺漢方大敗而言楚兵且破則知漢之滅楚自有定局不在勝敗間也

淮陰欲王齊而先請立張耳留侯不敢當三萬戶而勸帝捐數千里地以王韓彭即同為忠計而原本之地垢淨分矣

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魏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睢音雖。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戈。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舉九。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也。師古曰。城父縣名。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沛縣聚邑名也。師古曰。

曰。汶音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衡交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歛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不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知盡得楚地。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外。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師古曰。臨而封。濟北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音力。禁反。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

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

武哀侯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諡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

存恤楚眾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

師古曰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

更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改也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以少擊眾數

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

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

曰與讀曰歟助辭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

師古曰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

犯

放曰予按說文漢蠻夷長有罪於是諸侯上疏曰楚

當殊之然則殊自死刑之名也

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

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趙王張敖燕

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大

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於

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先時秦為亡

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

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

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

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

反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晉灼曰儀注曰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為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

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絳等三百人。師古曰絳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劒反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淳如日詔告也自秦漢以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下唯天子獨稱之一人從者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也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反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

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里五百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

閩

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劉攽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說疑此。豫章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字傳寫誤加之。

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腥故曰血食也。尚血諸侯

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淳音閩。文飾之文。

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本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關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

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

復之。帝紀。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楚子之類。諸其歸

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

名數。師古曰：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安今天下已定。令各

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吏以文法教訓。辨

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以

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

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淳曰：軍吏卒

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

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劉攽曰：予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己不得賜耳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

亡罪乃得為大夫耳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

曰：就加之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

也。級等也。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

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

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

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

其賦也。復音戶方目反。皆不。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

前漢書 卷一下 高帝紀 五

爵

羽亡之後即封建封建之後即下安集之令此帝王撫世宰物之大政秦政項籍失之而亡帝得之而永史臣詳次甚為得體

君

不得

爵也。師古曰諸侯子及從軍歸者。劉放曰諸侯人
及字後人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
妄加之於吏者。亟與。也音古曰亟急。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
高有國邑者則自居其天子父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
故云或人居也上謂天子父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
辨訟及陳請者甚亡謂也。師古曰宜亡謂者失異曰秦
不早為決斷者甚亡謂也。師古曰宜亡謂者失異曰秦
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
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九禮
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九禮
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師古曰於何得且法以有
功勞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今小吏未嘗從軍者
多滿。如淳曰多而有功者顧左右。古曰顧猶反也師
自滿足也。

讀高帝詔
 于暴秦之
 後項羽所
 過殘滅之
 日真如出
 湯火而就
 清涼也德
 澤深矣乃
 終高帝之
 世而反者
 九起亦自
 取滅族耳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尉師古曰守郡尉也
縣之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師古曰且廉問有
令長之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師古曰且廉問有
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字帝置酒
雒陽南宮上曰。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通侯諸
將。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亦徹也通
者見序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後改為列侯列
朕皇考至秦獨不改為尊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尊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
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
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
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
若言高帝時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

仁而故人
何為失天
下陵起失
言帝謂其
少戇知言
哉

高帝妙用
正在不如
後世人主
與臣下爭
能去帝王
之度遠矣

之屬時皆在對陵。陛下慢而侮人。師古曰：慢，同。項羽仁
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
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
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師古曰：鎮，安也。鎮，與鎮同。連，百萬之
衆。戰必勝，攻必取。必取，宋祁曰：南本取捷。戰，吾不如韓信。
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此。吾所以取天
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羣臣說服。

此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初田橫歸彭

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

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

也。小者謂其從屬也。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

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駝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輅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

今單之驛，古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未至三十里自殺。

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戍卒婁

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洛陽不便。

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

賀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著是日者，

言從善之速也長安本拜婁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

秦之卿名高祖作都焉始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

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

也達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晉灼曰詩

也左傳又云荆尸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

立以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時宋祁曰噲是

嘗為相噲未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

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穎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

之蘇林曰都以而利幾恐反幾師古曰項羽將故恐懼

而反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

邑師古曰縣之與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

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之華

本字反音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

詔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

功師古曰謂新立而言新即帝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

或以其故犯法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

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其未習法故加之故帝愍焉

知避罪遂致犯罪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不大者死刑

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

帝之畏信甚于畏羽而信以不善居功之術當忌功之臣非赤松五湖之遊何以自免惜乎請王三齊之

人非其類矣

下

又治秦中秦師古曰治謂都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

地形勢之勝便也韋昭曰帶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

師古曰此本以古之縣字身後人轉用為州縣持戰百

萬秦得百二焉絕應十曰言河山險與諸侯者得天子

易故利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持戰百萬秦得百二焉

蘇林曰當諸侯百萬人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得之

秦說得是也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

之上建銳水也如淳曰銳其盛水氣下之勢易也建音蹇

蘇音說曰皆讀曰鈴師古曰如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

饒師古曰二縣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灼

日齊西有平原河東北過高唐高唐北有勃海之

利地方二千里持戰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

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戰百萬

但文相遠故言東西秦百萬言齊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

當百萬也晉灼曰案文致義蘇說也是也師古曰蘇晉

也齊得十之二者除十萬人當諸侯乃與諸侯計利便也

人宋祁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十得十中二萬

此東秦也文多西字按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

避縣

當功臣屢叛之日惟

前漢書

卷一下

高帝紀

九

恐同姓之不繁昌也孰知七國之變起而同姓之禍更烈于異姓矣

會今

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而分授之也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師古曰為國將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絮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文穎曰下郡也鄆郡今丹陽也吳郡本魯魯也韋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為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劉攸曰按地理志東陽郡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為吳今此文殊不可曉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郟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郟音談劉攸曰郟亦非秦郡壬子以雲

代

耦語謀反豈有令高帝得見之理然有必反之幾子房每事見于未形故直言其謀

中鴈門伐郡五十三縣立兄宜春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劉攸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秦郡此又亦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上巳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復音複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師古曰言有功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

反耳當羽
將亡之日
而子房以
為成敗之
數未可知
也子房危
揚之心非
諸臣所及

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

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

定功。行封。師古曰促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

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

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

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

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迎

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

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賜黃金五百斤。夏

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

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

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

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

堅。謂甲冑也。執銳。謂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

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

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

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

國。故不言帝也。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案本

紀。秦始皇尊莊襄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

者。德太上於帝。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

追

共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也鞮古曰縣名反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姓曼古曰名臣也曼丘臣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朱子文曰攷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句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為王如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亡走云信與其將立復收信為王如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為王如兵亂未收信所在其將乃其立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匈奴共距漢若去一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故趙六與匈奴紀傳皆分明一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隨指者什二三師古曰二十指三隨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

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以意測之事當身非記傳所說也然身非記傳所說也蓋譚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曰耐寸後改如多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耐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耐謂頰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耐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多毛髮貌余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及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

何治產業必居其儉治未央宮必壯麗不儉則為勢家所奪不壯麗則開遷都之計一事殊而指

子

通之語且今說文亦取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為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之能能耐自自然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謂耐字直釋云罪不至鬚則顏謬意而誤說文明矣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也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天下句：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師古曰且夫天下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就成也

柏王

高帝一生只是眼孔大眼力高凡過庸人不能致禮若遇留侯淮陰終身不敢罵一句也張敖何人可得高帝之禮哉貫高之愚無比矣

寇

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讀師古曰悅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垣音轅也過趙趙相貫高等耻上不禮其主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櫛紀是應劭曰櫛音衛今謂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之櫛歸其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以櫛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其所為櫛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櫛斂也金布者令篇名若今言倉庫令也勞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春三

重農事

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

城左右諸城皆復終身勿事音方目反爵非公乘以

上母得冠劉氏冠竹文穎曰即賈人母得衣錦繡綺縠

紵紵紵紵為布及疏也蜀織毛若今既及毼能之類也

音丑知反操音千高反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

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前殿上奉玉卮升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曰

也卮飲酒有之為太上皇壽壽師古曰進酒而獻曰始大

人常以臣亡賴利也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詩慎云賴

謂小兒多詐狡獪音為亡賴師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古曰晉說是也獪音工外反勤力也曰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也師古曰就成

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

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利師古曰

九好也屈音十二月行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

高等師古曰逮捕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也一曰在

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一人亡當討捕也

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易辭捕

加力也逮徒呼名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

召之捕加束縛矣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

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也師古曰如說淳曰父郎中田叔

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也師古曰如說淳曰父郎中田叔

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也師古曰如說淳曰父郎中田叔

義皇上人

高帝奇處只是真

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從

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

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

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

召見與語此語亦未可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

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劉攽曰予謂

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

上說師古曰悅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

日有蝕之其日食也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

王來朝夏五月太皇太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項羽

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媪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媪為昭

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

兵起時死上皇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

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

五年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

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皇太后崩葬櫟陽宮明此長

夏五月太皇太后崩葬櫟陽宮明此長

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

諸家之說更有異端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

適為煩穢不足采也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

櫟陽十年太皇太后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

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攢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

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子封為王者

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

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

師古曰豨音許豨曰豨豨嘗為吾使甚有信師古

高帝紀

高祖大題
目獨項羽
韓信耳餘
即遊戲成
文可也

偽音于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

者皆舍之師古曰去謂棄也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

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宋祁曰而舊本不作北據史吾

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

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尉者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

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

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豎

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

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詳是何功上曰

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

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

警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

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

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

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

劉敞曰與猶待也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與

宋祁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購

音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

將騎千餘軍曲逆文穎曰今中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

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

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豨馬邑馬

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豨將趙利

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史不罵者斬之

諸縣之有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

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

之師古曰代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

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詳是為國頗取山

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代

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

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

三十三人皆史得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

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大赦天下

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今獻未有程師古

也法式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師古

又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

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劉放人

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

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

此詔出于
十一年而
高祖崩于
十三年故
未見得人
之功若更
數年必有
賢人起而
應之治效
必更卓絕

注鄧下毛本有音贊
二字

縣下重縣字

鄧下

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患在人主不交
故也士奚由進奚師古曰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
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
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
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鄧
國鄧侯下諸侯王師古曰瓚說也而或云何封沛
郡鄧縣音才何反也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鄧縣云侯國
沛鄧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鄧者本是春秋時陰國
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有鄧城
西見有蕭何廟彼上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
縣與鄧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陽侯子祿無嗣高
后封何夫人同為鄧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

更封延為鄧侯是知何封鄧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
但鄧字別有鄧音是知何封鄧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
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
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
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鄧曰贊治然則沛鄧亦有贊音
鄭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祖淮賦以為
證此乃統為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御史
陝之曲沃為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御史
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
勸為之駕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
署行義年蘇林曰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劉放曰義讀有而
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師古曰癯疲三月梁王彭
越謀反夷三族謂盡誅除之
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

前漢書 卷一下 高帝紀

為淮陽王。罷東郡、潁川郡、潁益、淮陽。夏四月

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

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

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

復音方。目反。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

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

以為桂林象郡。南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

海郡故曰三郡。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

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

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帥而治理之也。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師古曰：耗損

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

即授璽綬。其師古曰：即就也。就它誓首稱臣。六月，令士

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音師古曰：復秋七月，淮

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

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侯千戶。詔王相

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為王。上乃發

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應

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

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

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為皇太子衛軍。霸

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

公見毛本亦見公

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孟康曰音儉保蘇

林曰音岳音瑞反蘇音灼曰斬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

反岳音丈正作岳字此足明其不作為也。布走令別將追之上。

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曰應助

酒行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洽

上擊筑。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

也細頸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音師古曰和上乃

起舞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泣數行下泣師古曰

起一代之盛發端于此

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吾雖

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家或作樂且朕

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

曰賦稅供湯沐邑者謂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

音方曰豫與讀曰豫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

笑樂。師古曰音來各反飲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

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

邑西獻。往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空無人也皆上留止

張飲三日。古張曰張音竹亮反沛父兄皆頓首曰沛

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

擊

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繫布、軍、洮、水、南、北。洮音北。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郡縣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猶往也。日者，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沙王古曰：臣者，長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沛侯濞重厚。濞音滂。有為字者，流俗妄加也。沛侯濞重厚，濞師古曰：濞音滂。反，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徑可知。至於東南者，亂克期五十年，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

有

曰：度其財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然，天下同姓一賓服，師古曰：應說也。拊謂摩循之。

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

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

也。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倍。齊愍王

子為淖齒所殺。趙悼襄王。師古曰：孝皆絕亡後，其與

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

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師古

曰：復音方，目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

豨所陰謀。師古曰：往也。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師古曰：必

音異，食其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三月，使樊噲

前漢書 卷一下 高帝紀 三

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

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更立佗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芮唯得長沙桂林

年更立佗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芮唯得長沙桂林

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

王之。劉歆曰：零陵為南海王。始立郡文說誤矣。且始叙

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

文疑亦傳寫妄加之。

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

下。同安輯之。與師古曰：輯，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

侯。下乃食邑。而師古曰：謂非列侯。而重臣之親，或為列

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子公主。天子嫁女於諸侯，

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姊妹曰長公主。諸侯所

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侯所

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

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

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

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之。楸或云：公予謂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楸或云：公予謂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

同姓子女為公主。謂之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

嫁女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翁主者，緣公而然耳。謂

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何翁主者，緣公而然耳。謂

高帝明達其于晏駕之兆必有先見之者疾之可治察其妄也此嫚罵勃發乎

帝封吳王濞而曰漢五十年後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夫知五十年以後之亂豈有不以後之亂乎呂氏之禍在帝眼中胸中久矣只是漢家四百年之鼎可動不可移祿產大豕之輩可殺不足慮乎勃

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

世世復音方目反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

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曰擅

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

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人見上問醫曰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並○宋祁曰舊本及越本於此是上

嫚罵之曰下○朱子文曰於此二字宜去之吾以布衣

提三尺取天下三尺古曰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

人劍字後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曰韋昭

山盧人也名越人魏桓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是也扁音步典反

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

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

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古音反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

乃所知也後師古曰汝亦終矣不復知之盧縮與數千人

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謝以為已身之

也幸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四壽

三五十盧縮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

諸人之知
足以誅秦
滅項而何
難辨諸呂
呂后亦枉
若心矣

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北面為臣
心常鞅鞅。音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今乃事少主非盡
族是天下不安。誅師古曰族謂族也以故不發喪人或聞
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
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危言中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
陽。舊本作滎曰滎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
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師古曰鄉讀曰
嚮也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文類曰躋
嚮也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猶翹也如
淳曰躋音小高也音樂躋行之躋音灼曰許慎審食其
云。躋舉足小高也音樂躋行之躋音灼曰許慎。審食其
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里。已下。蘇林曰下音下書
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鄭氏曰已下
棺也。師古曰蘇音亞。鄭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
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還師古曰反還也平
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
也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
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
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
權衡古文尺斗斛之平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
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平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
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丹書
鐵契。金匱石室。為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
前漢書 卷一下 高帝紀 二

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規鄧展物之若畫工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米土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常汲汲事繁多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帝堯悅曰唐者號陶發聲也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高矣臣璜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堯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馴也劬曰擾氏斯得之矣

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范氏其後也司空士薦也師古曰擾音統又音饒

食孫士會為晉大夫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師古曰孫士會之孫士甸也

司馬氏贊語以忠貞堅義明乎繼三代者高帝也而班氏意欲勝之故獨借陶唐氏以發論吾不知其果能勝子長否也然掃盡子長自立一案不亦雄乎

六國之時。劉故曰。當讀云遷大。都于豐。故周市說。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顏解誤矣。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

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音灼。猶入豐。公益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古師

音鮮。少反也。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神。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

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也。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由是推

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也。臣瓚曰。漢

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水。得天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古。曰。瓚。說。得。正。也。師

古。曰。瓚。說。得。正。也。師

前漢書卷之一下 終

隆準公晏
駕而戚夫
人之毒呂
雉不能一
日忘情矣
何不發于
惠帝之三
年蕭相國
之力也又
何不發于
惠帝之五
年曹平陽
之力也王
陵之力厚
于曲逆然
一慙而決

前漢書卷之二

惠帝紀第三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

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高祖太子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

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中郎位為恩惠也中郎

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滿

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

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

裂乘之呂娥燿焰不復可過陳平僅以權譎勝之其視蕭曹二相國不動聲色而如后烈禍潛消于冥者竟何如也蕭曹波而人疏之禍上及天子遠及宗社吾是以知才之不可追不可誣也蕭曹之臣不世出

人主安得盡如蕭曹者而臣之哉一失蕭曹而柔弱之主遂不能有其身矣

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劉攽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賜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
宦官尚食比郎中有應劭曰宦官闔寺也尚主也舊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主尚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駟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駟駟騎也師古曰太子御曰駟本廐之馭者後又令為騎因謂駟騎耳
驂乘賜爵五太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師古曰武士駟以上太子之官屬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
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審備其

等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土也如冢壙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斤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則一金萬錢也○劉攽曰予謂諸書言若干二十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鄭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爵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鄭說也是也復音房目反
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任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
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

曾

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
 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
 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
 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
 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宦
 之律起自武帝此國亦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
 宦非闕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
 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
 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
 五大夫第九爵也
 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
 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
 孫之子也言去其魯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
 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媿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
 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
 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
 薪坐擇米使正自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
 曾孫也張晏曰諸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
 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

宗

是時蕭相
國為政寬
大得體

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室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
 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
 孫耳音仍又句奴傳說握衍胸鞞單于云烏維單于
 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
 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
 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
 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
 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連音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
 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
 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音他
 反計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
 祿所呂為民也師古曰為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
 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
 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
 父母妻子之外

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令郡諸侯
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
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以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

主邑尊公主為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蓋齊王愛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

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手據張耳傳高后元
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
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
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劉攽曰顏說非也

本國下有何家字

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詔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
乎蓋齊內史本詔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

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
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關為齊王母乎又

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
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

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言度人之家

旱郤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秋七月辛未相國薨兄吳王濞父也

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

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

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勾踐之苗裔也

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六月發諸侯
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

書下本有及字

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

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漢書無名字皇

甫謚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

雖欲示博聞不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

知陷於穿鑿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

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

族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

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幽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丙子織室災師古曰圭

織作縑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

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

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

爵戶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

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

父母有罪欲人氏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笑笑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笑今使五筭罪謫之也孟康曰

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劉攽曰予謂女子五筭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為五等每等加一筭

也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噲也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與者若近代之戍

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太尉灌嬰將
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師古曰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

既盡也年壽二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

十四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

篤師古曰聞叔孫通語近之諫則懼蘇林曰諫復道乘

懼讀曰瞿瞿然失約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

守貌音居具反度蕭何法也師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

師古曰謂殺趙王殺戚夫悲夫卷二終

矣

前漢書卷之三

高后紀第三

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

字娥姁故臣下諱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

祖而戾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惠帝即

位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

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

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

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太赦天下

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蘇林曰台封

以椒房之親定天下功而侯者三人封爵之慎如此後世無寸功而竊侯印者數十安得不仁此是漢家之賊宜附于惠帝之末不宜列之帝紀中

收天下心
竊位者往
往如是

讀惠帝紀
不書一事

而蕭曹補
天浴日之

功清靜寧
一之化躍

然可思矣
讀呂后紀

元年至七
年不書平

勃一事而
平勃退藏

于密之功
亦躍然可

思矣自七
月太后崩

而平勃乘
機赴節待

時而動將
相和調之

功燦若指
掌矣實處

妙于點染
虛處妙于

蹊帶此皆
班樣二十

年積精深
思或仍子

長之舊或
稍為更換

各有丹頭
未易議優

劣也

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臯妖

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議未決而崩

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

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今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

申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

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今陳留郡不疑為恒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

改曰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武為壺關侯。秋

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帝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

莫不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蚪反他皆類此朕思念至於久遠而

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

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次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

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陳

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勃周勃曲周侯臣高師古曰高酈商潁陰

侯臣嬰師古曰灌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陵列侯幸得

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與飧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滄邑中更名筭錢如今長吏

食奉自復勝錢師古曰復勝錢即租奉也章昭曰熟食曰滄酒肴曰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為

前漢書 卷三 高后紀

食錢食小錢也師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食所謂吞食物也食錢賜厨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

奉音扶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

第一第之次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卷道服

日縣有夷蠻曰道師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郡夏六

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

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

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

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秋星

畫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

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詔

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

心呂使百姓百姓欣然呂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

治今皇帝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

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

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

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

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

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

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毛本無漢水二字

注王毛本作生

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
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誓古乎
秋八月淮

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

曰長陵高祖陵尊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

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

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

謂邑居也匈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

者非也或作河陽行五分錢謂應劭曰所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

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巳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

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

王劉放曰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

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

又云病困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

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

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

此之誤也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

侯張晏曰高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號謚不

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

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

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

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宦官也如

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諸中官宦者令

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

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

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

諸中官凡閹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

署之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

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

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額兵秉政

師古曰顯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恐為

讀與專同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

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

發兵西章欲與大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

王遂發兵又許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

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

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太尉勃與丞

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

給說祿師古曰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

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

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

師古曰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

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大尉師古曰屬請梁王亦歸相

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

呂后密於
戚夫人而
疎于為諸
呂

詐

得力

利誘勢禁
威惕如織
成一練一
絲不漏俱
是將相和
調之力

此物久應
出

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

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

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為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豫。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

也。音須。師古。須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音須。師古。須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

曰。呂后妹。古。須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音須。師古。須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

字。或作類言。無無處所也。處。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

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竈行御史大夫。

事。師古曰。竈曹參子也。音竹。出反。劉頌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竈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

非行也。疑。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

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

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

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侯竈聞其語。馳

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

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于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

成之子。古曰。晉說。是也。封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

詐也。詐以天曰。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

臚也。師古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

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

欲而呂兵授太尉。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

勃

數語多少
移易一字
不得

危亡之際
不隨如髮
此時非陳
丞相幾殆
矣

召朱虛侯
佐勃幾于
雷侯矣

今郎中七本作郎中令

今謁者勞
章呂氏亦
有人

諸大臣非
此一着不
可

右袒為劉氏左袒

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軍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

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

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

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

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也平陽侯馳語太

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師展曰誦迺謂朱

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

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日鋪時遂擊產

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

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令郎中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

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慰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

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

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還入北軍復報太尉

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

斬呂祿管殺呂頴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

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

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

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

無為故惠帝拱已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

闈師古曰闈宮中而高帝除暴秦功也天呂后何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
衣食滋殖也師古曰滋益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 '刑', '罰', '罕', '用', '民', '務', '稼', '穡']

音八
今漢書

